



王羲之像。

纵横千古 大彻大悟

王羲之与《兰亭序》的心灵境界

文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

从2013年东京国立博物馆的“书圣王羲之”大展,到2016年大阪市立美术馆“从王羲之到空海:中日书法名迹”特展,再到2018年九州国立博物馆的“王羲之与日本书法”等,书圣王羲之在日本的热度一直是有增无减。今年1月31日,日本东京再度呈现“王羲之与兰亭序”大展。

去年10月,意大利航天员克里斯托福雷蒂发布了三张太空摄影照片,她还用汉、意、英三种语言发布了这样的句子: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,所以游目骋怀,足以极视听之娱,信可乐也。”熟悉书法的朋友都知道,这正是来自王羲之《兰亭序》中的名句。

王羲之与他的代表作《兰亭序》在海外的影响力可见一斑。流传至今的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《兰亭序》又有着怎样的背景?



东京“王羲之与兰亭序”展览海报。



东床快婿

王羲之(303年—361年),字逸少,山东琅琊(今临沂)人。他出身名门,是琅琊王氏家族、丹阳尹王旷的次子。王羲之五岁时,因为“八王之乱”的缘故,王氏等名门大族纷纷随琅琊王司马睿南渡至建业(今南京)。王羲之七岁时,王旷兵败身亡,家道中落。

据记载,王羲之自幼聪颖,多才艺,少年时就有崭露头角之势。建兴三年(315年),王羲之随叔父赴名士周顗之宴,后者是司马睿的右长史,以品评人物著称,凡被他擢扬者往往身价倍增。当时,席上有一味名菜“牛心炙”,按例应先敬席上最重要的宾客。但让众人十分诧异的是,周顗跳过满堂权贵将菜先送到叨陪末座的王羲之案上。周顗的惊人之举,也让年仅12岁的王羲之随之声名鹊起。

8年后,王羲之再次暴得大名,原因是他成了成语典故“东床快婿”的主角。晋明帝太宁元年(323年),太尉郗鉴公开招婿,王羲之也在家人催促下去应招。和其他衣冠楚楚、正襟危坐的少年英俊不同的是,王羲之去后大大咧咧,他坦腹卧于东床,对主人家的招待完全充耳不闻。正与来宾周旋的郗鉴无意间看见王羲之,他不以为忤,反而十分高兴地道:“正此佳婿邪!”于是王羲之就成了郗太尉家的东床快婿。

之后,在叔父王彬、岳父郗鉴的荐举下,王羲之起为秘书郎,随后又迁任会稽王友,主要负责在王府里接待宾客并伴幼王读书。咸和四年(329年),王羲之出任临川太守,之后加入征西将军庾亮幕府为征西参军。咸康八年(342年),王羲之接任为江州刺史,不过任期很短。永和七年(351年),王羲之被提拔为右军将军兼会稽内史,“王右军”之名即由此出。

佳作天成

王羲之自幼爱习书法,最初由其父王旷、叔父王虞启蒙,后又从姨母卫夫人学书。卫夫人师承书法家钟繇,在她的教导下,王羲之兼擅隶、草、楷、行各体,之后又遍游名山,广习众人之长而融为一炉,最终摆脱汉魏笔风,自成一派。

永和九年(353年)三月三日,王羲之和谢安、孙绰等友人在会稽山阴的兰亭雅集修禊,众人饮酒之余又赋诗成集,王羲之即兴挥毫,为此诗集作序,这便是闻名千古的《兰亭序》。

《兰亭序》全文28行、324字,通篇流畅跳荡,字字精妙,如谈玄高士,神清骨奇,所谓魏晋风度,跃然纸上。在中国书法史上,《兰亭序》拥有崇高的地位,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,如宋代书法大家米芾就将之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。千百年来,这一名作倾倒了无数习书者,任何赞誉都不为过。

从技法上说,《兰亭序》以尖锋起笔,中锋为底,间有侧锋、藏锋、回锋,笔画之间,牵丝映带纤细轻盈,提按顿挫一任自然,各种奇妙变化,出新出异,令人目不暇接,叹为观止;从结构上说,通篇布局疏朗有致,取势纵横自如,全篇如行云流水,潇洒飘逸,字与字之间前后呼应,行与行之间顾盼生姿,尺幅之间尽显大家手笔。

具体到字而言,《兰亭序》的每一字都姿态殊异,圆转自如,可谓骨格清秀,点画道美,字字珠玑,无论横、竖、点、撇、钩、折、捺,都极尽用笔使锋之妙。以首字“永”字为例,即成“永字八法”,被后世习书者奉为圭臬。再如全文20多个“之”字无一雷同,并前后左右形成了完美的呼应对比关系。

王羲之写《兰亭序》时47岁,此时人书俱老,技艺炉火纯青,状态也是最佳。虽说是信手之作,却是佳作天成,近乎完美无瑕。据说,王羲之后来又写过几次,但再也没能达到这种境界。所谓天机入神、物我偕忘、人书合一,巅峰之作大都是在特定状态和心境下催生出来的产物,由此独一无二,不可复制也不可强求。

心灵境界

《兰亭序》是人书合一的典范之作,同时也是一篇文笔优美、立意深远的绝佳文章,在中国文学史乃至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。文章的开头,用简练的文字点明聚会的时间、地点、缘由和与会人物,接着用白描的手法描绘了兰亭的曼妙景色,如写山则“崇山峻岭,茂林修竹”,写水则“清流激湍,映带左右”,描绘天气则“天朗气清,惠风和畅”,“群贤毕至”之下,“游目骋怀”之余,“一觴一咏”,“信可乐也”。

美丽动人的天然风光,临流饮酒赋诗的雅兴,这些都是欢乐的场景。然而,作者很快便想到,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,人世的变幻往往“情随事迁”,不管“晤言一室之内”还是“放浪形骸之外”,最终都会“化为遗迹”。所谓乐极而生悲,人的一生最终都得面临“老之将至”“终期于尽”的困境。至此,文章提出了“死生之大”的哲学命题,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都在苦苦思索而难以释怀的终极问题。

和以往思考不同的是,王羲之在文中以一种超越千古、极尽寰宇的宏观视角,他在“仰观宇宙之大,俯察品类之盛”“俯仰一世”“俯仰之间”中一唱三叹,由此感触到个体在“天地之宽、宇宙之大”中的渺小和无穷无尽的“昔、今、后”的时间洪流里的短暂。最终,由乐到痛的情绪起伏化为了从悲伤到豁达的体会和胸襟,而这种俯仰宇宙、巡察古今的人生感悟,也把对人生意义和生命的理解推向了更高的层次。

永和十一年(355年)后,王羲之称病弃官,并举家徙居绍兴金庭。在之后几年中,王羲之主要过着种桑植树、教养子孙的归隐生活。升平五年(361年),王羲之卒于会稽金庭(今浙江绍兴),年58岁。

在书法史上,王羲之与钟繇并称“钟王”,与其子王献之合称“二王”,后世又将其颂为“书圣”。唐太宗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推崇备至,他曾亲撰《王羲之传论》,称其书法“尽善尽美”,后又将《兰亭序》临摹本分赐贵戚近臣,并以真迹殉葬昭陵。之后,历代书家对《兰亭序》的摹本不下数十种,这在书法史上堪称绝无仅有。[图]

《兰亭序》局部。
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